

欧斋石墨题跋

上

朱翼盦著

紫禁城出版社

紫禁書系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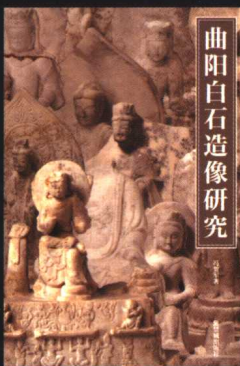
紫禁城墙高宫深，珍藏百万，典籍无数，足资代代传承研发，各各昭示于众，故编此紫禁书系。

凡涉中国宫廷文化艺术之专题专论，以文论，以图示，说史证物者，均可入系。

冯贺军《曲阳白石造像研究》、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朱翼鑫《欧斋石墨题跋》、向斯《中国宫廷御览图书》，此四种六册为紫禁书系第二辑。

总策划／主编 李文儒

曲阳白石造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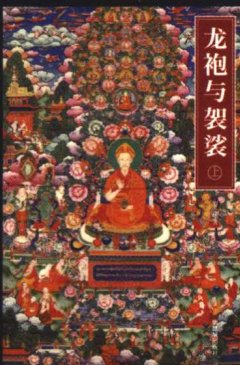
紫禁书系 7

欧斋石墨题跋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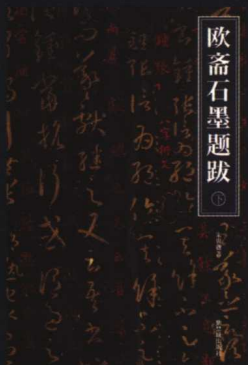
紫禁书系 10

龙袍与袈裟①



紫禁书系 8

欧斋石墨题跋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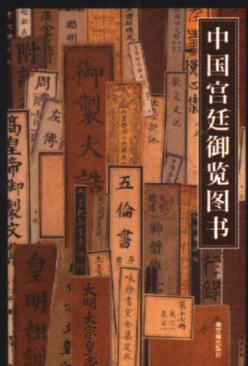
紫禁书系 11

龙袍与袈裟①



紫禁书系 9

中国宫廷御览图书



紫禁书系 12

字幼平，号翼龠，浙江萧山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即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先生能书善画，博学精鉴又酷爱金石，收藏碑帖多精旧拓本。

一九五四年先生的夫人张蕙祇女士率子朱家济、家灏、家源、家潜将家藏碑帖七百余种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此后又分批将历代碑帖、古籍、书画、家具及其他文物捐诸各博物馆、研究所。

翼龠先生曾以重金购获《九成宫醴泉铭》北宋初拓未剜本，遂自号「欧斋」。

翼庵先生鉴别精审，取舍谨严。以三十年之精力，搜集汉唐碑版七百余种，多罕见之品。每得铭心之品，于研索考订之余，辄作跋尾，以志心得。历考传世善本，详征前人著述，参订比较。

《欧斋石墨题跋》即为翼庵先生鉴定石墨文字所撰跋语题识。并附所藏碑帖目录，以见收藏全貌。其有前人题跋者，亦并缀于每目之后，用供征考。

《明清室内陈设》朱家潜·定价：七〇元

《清代宫廷服饰》宗凤英·定价：七五元

《古诗文名物新证》扬之水·定价：一九八元（全二册）

《火坛与祭司鸟神》施安昌·定价：七五元

《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王光尧·定价：七五元

歐
衛
石
墨
題
跋

珠申後學啓功敬署

上

朱翼盒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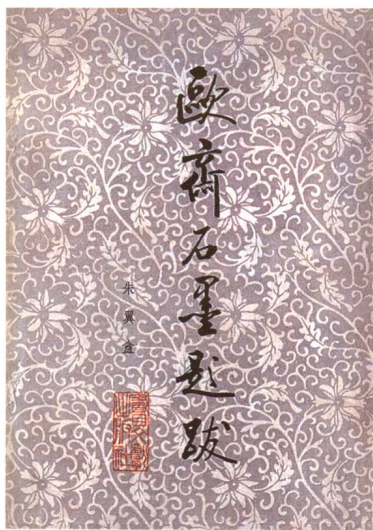
朱
传
荣

《欧斋石墨题跋》是我的祖父朱翼庵先生的一部遗稿，由我的二伯父朱家濂先生誊录校正成编，1990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也就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前身）第一次出版。

原书共四卷，卷一、卷二是碑或刻石的跋，卷三是帖的跋，第四卷补遗，是为朋友的收藏或前人著述所写的文字。四卷题跋之后是全部藏碑帖的目录，并记录了大部分前人收藏的题记、印签、款识，也有少量的按语。

时隔十五年，重新出版《欧斋石墨题跋》，全书仍为四卷，但以时代为序。卷一为秦汉至南北朝、卷二是隋唐、五代十国，卷三为刻帖，卷四补遗。

除随文选配二百余幅碑帖和题跋的照片之外，对编排顺序也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打破了欧斋自跋与碑帖目录以及前人题跋分置的结构，以原来的欧斋藏碑帖目录为纲，碑名之下是书碑年代，书碑人，历代收藏者，题跋者和欧斋自跋。



《欧斋石墨题跋》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0年

题跋的顺序以欧斋为首，前人题跋列后。

如同一种碑有两件以上的拓本，则按照形式排序，册装第一，裱轴其次，未装裱拓片最末。

文中插图尽量兼顾中国书法的习惯，凡在一个打开面上的连续画面，都是自右至左的顺序，图说在左下角。

对于藏家、鉴者的名字或斋号，作了我力所能及的注解，以小一级灰体字附于文内句末。

第一次出版时，启功先生和谢国桢先生分别写了序，我的父亲和二伯父、三伯父共同写了后记，今年重新出版此书时，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序和后记，以纪念逝去的我尊敬的长辈，套用一句前人题跋中的话“因见前辈风流，后学不敢不勉增学识也”。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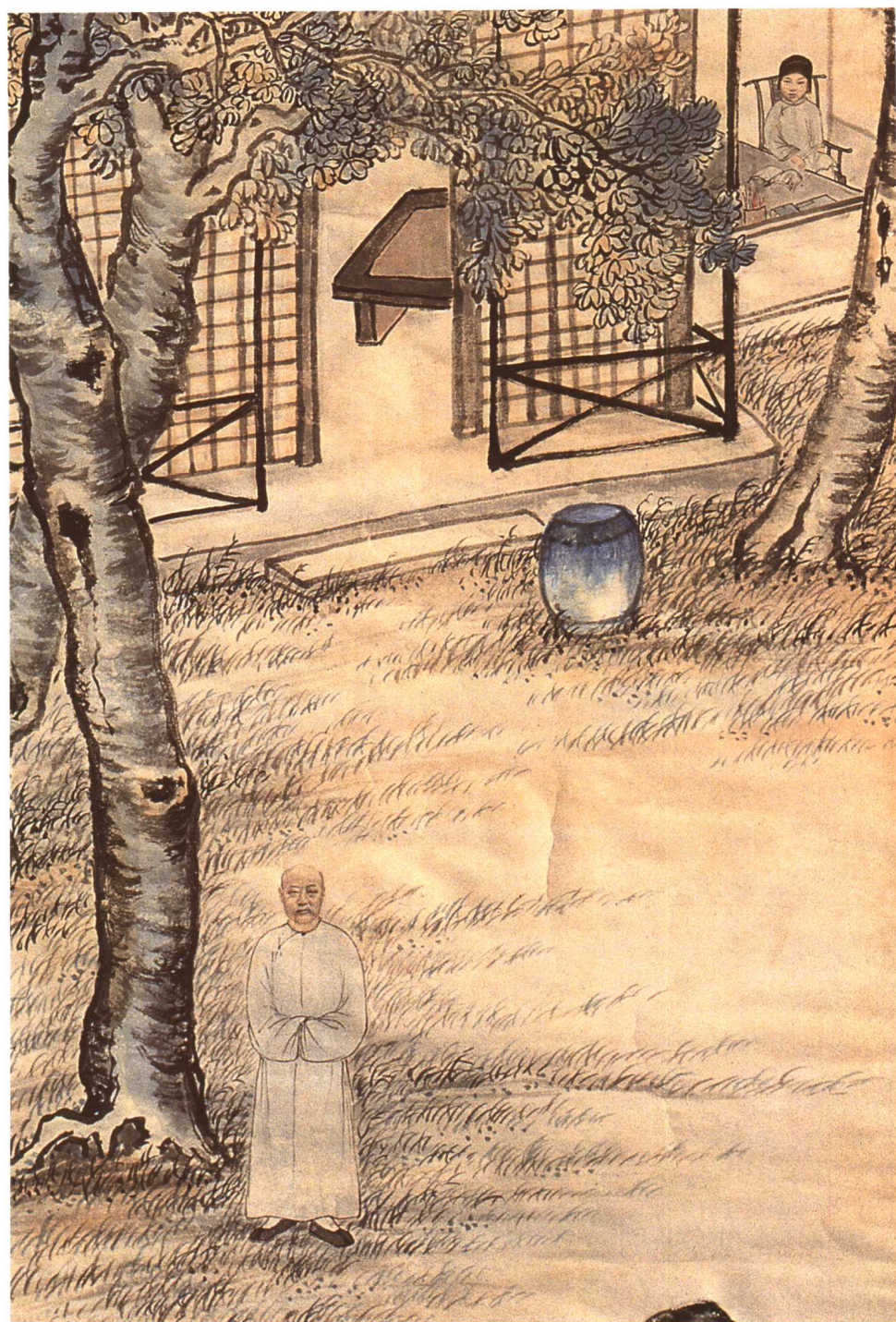
施安昌

一

故宫博物院举办朱翼鑫先生旧藏碑帖展览有几次了。当然，那都是在拨乱反正，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与历史文化遗产之后的事情。

对于古代石刻研究的风气，兴起于宋。对于拓本的品鉴比勘，至清代乾嘉时尤炽。在那时，评鹭碑帖形成了广搜博罗，校订同异的方法和标准，为许多人认同。嘉庆元年（1796年）七月，翁方纲在汉延熹华山庙碑长垣本后题跋说：“延熹华岳庙碑世所流传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仅得双钩本耳。长垣本最完而用墨过重，不无稍掩书痕之憾。惟山史本纸墨调匀，古色盎然，虽损失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题识亦最富，洵名迹也。安得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这里，翁方纲对几本华山碑拓加以比较，表明衡量优劣有四点：一是存字多少，二是拓工精粗，三是纸墨新旧，四是有无前人题识。由此可知鉴赏之一斑。

什么样的拓本是善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概括来讲，善本应当是指那些存世已少的，有很高文化价值的，传拓时代早的原石拓本。这里包含了四个标准：必是从原碑和原帖上拓下来的；在同一种碑帖的拓本中应是很早的拓本，已是稀有之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值（主要就书法而言）。此外还可以结合题跋，印鉴等条件综合考虑。

欧斋藏碑的特点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名碑名帖为多。如两汉碑刻近七十种，当时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收入。唐代碑版数量最多，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欧阳通、王知敬、李邕、史惟则、苏灵芝、李阳冰、张从申、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名家存世碑拓皆囊括其中。第二，善本精拓为多。宋拓二十余种，元拓四种，明拓四十余种，含英咀华，孙承泽难以比肩。第三，有鉴家、学者题识为多。如元拓石鼓文，孙克弘故物，附周伯温临石鼓文墨迹，翁方纲、吴云、张祖翼、杨守敬等题识。

二

朱氏《欧斋碑帖目录》原稿的体例是这样的：按拓本装裱形成分为册装的碑和帖，裱轴及单张的拓片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中依刻碑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帖一部分则依刻帖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一种碑先写碑名并标出刻碑年代，再注明拓本的时代，书家、早先的收藏者，所附题跋、署签，最后说明计件（册、轴和张）数量。对一些重要的跋文，还照录于后。这种体例同众多的石刻著录书统一按时间先后为序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欧斋当初庋藏的实际情形就是这样的。册，轴和拓片是分开存放在不同的柜架上，结果就编写出这样的目录来了。一目在手，取用方便。

这样的目录完全是为自己和同好者用的，从中可以看到藏品当初的真情实景。注明传拓时间和旧藏历史，反映出编者的鉴识，至关重要。摘录前人题跋是为了阅读方便，足见编者善于借鉴，勤于钻研。自王兰泉编订《金石萃编》，革新体例，金石学家奉为圭臬，《欧斋碑帖目》则是与其不同的私家收藏著录书。

三

以校碑来区别拓本早晚的方法是比较合理而有效的。此法要点有三：一是同一碑的早拓本保存字多，晚拓本保存字少。二是某些字在早拓本中尚且完好而晚拓本已经损泐。三是晚拓本与早拓本比较，往往出现了石花和裂纹，时间越晚越严重，有的损及文字，有的在字里行间。

早拓本比晚拓本多存的字或完好的字，晚拓本比早拓本多出现的或者后来逐渐扩大的石花和裂纹，这两方面人们通常称作考据（或考据学）。这个“考据”的含意即是：借以考察拓本时代的根据。对于不少碑拓，人们在鉴别其时代早晚时已经发现了一系列的考据，分别可以作为不同时代拓本的标志。这些考据构成了一个考

据序列，记下了碑石面貌的历史变化，就像考古发掘中层位的迭压顺序可以反映出遗址的历史变迁一样。将考据和文字书法面貌、墨色、纸质、题跋、印鉴、装裱等项结合研究，使得碑帖版本的鉴定趋于细致，条理和科学。

显然，校碑的方法与考据的确定是以占有同一种碑的多件不同时期的拓本为基础的。拓本多，观察细，分析合理，方能发现考据，建立起考据的序列。此其一。宋、元、明拓的鉴别，有赖于相应时代的考据之掌握，而早期的考据只有从早期拓本上才能发现。因此，搜集明以前的古拓本对于将考据序列向上推进来说就非常重要。此其二。碑帖的面貌与历史变化借拓本得以再现和保存下来，而与捶拓技术高低关系密切。拓工精良（包括纸、墨适合）能够准确、清晰、完全地表现碑帖真实面目，拓工粗劣（模糊、走形、失拓）则不能。故欲认真释读、研究碑帖者必依靠精拓本。这一点，人们往往忽视。此其三。

应当说，上述三点是真正的碑帖鉴藏家方能注意到的。而欧斋主人适称典范。正因如此，其题跋多有卓识，发前人未发之覆。兹举三例。

（一）司隶校尉鲁峻碑，《校碑随笔》指出旧拓最早的考据是：“第十二行‘宣尼’二字，第十六行‘遐迹’二字，皆未损”，“若‘遐迹’‘迹’字末笔完好则第十五行‘允文允武’‘武’字可见。”（方若《校碑随笔》，西泠印社聚珍本，1914年）欧斋收此碑两种，一是明拓“武”字不损本。另一本是丁彦臣同治庚午所得并跋本。后者“宣尼”、“遐迹”等字完好，而且较洪适《隶释》还多第十一行“汝南干商”之“商”字，第十六行“当迁緄职”之“迁”字尚存，故为北宋拓。

（二）卫景武公李靖碑，清末方若《校碑随笔》讲：十二行“断鳌”二字未损，十一行“鼂鼂”二字未损是明拓早期考据（方若《校碑随笔》，西泠印社聚珍本，1914年）欧斋先获一明拓，江西刘移鑫旧物。十年后寻得另一本：“此本为程穆倩旧藏，纸墨毡蜡俱极精古。碑中后半‘追踪昭伯腾映前猷’之‘猷’字，起首一点，予所见明拓本无不损者，此独完好，为此碑打本在前之证。”（1932年跋）“碑中‘王’字已凿损，是金海陵以后所拓，犹在宋末元初。”（1930年跋）。元拓“猷”字本是欧斋首先发现的。又60年代以后，马子云先生认为：朱翼鑫旧藏元明间拓本，为现时所见此碑拓本之冠，较中晚期明拓“断鳌”未损本尚多60余字。（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2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上述（一）（二）两例讲的是发现宋拓的考据，（三）则讲对碑志洗凿后面貌变化的区别，足见欧斋鉴碑之精审。

(三) 太仆卿元公夫人姬氏合志，欧斋 1920 年跋云：“是志习见者，往往锋棱四射，笔画光洁，人咸以为初拓，实则归武进陆氏后搜剔成之，不足贵也。此本尚是陕拓，虽纸与墨均不及陆氏之佳而有一种浑朴之气，未经洗凿犹不失本来面目。世有知者盖不以彼易此矣。”

四

古碑拓数以万计，各有历史文献价值，各有书法艺术价值。自宋代至清初，学者研究石刻大都为羽翼经史而考证文字内容，至于偶有谈及书法，则简单而不细致，零散而不条理。对于历代碑刻的书法给予历史观照，前后联系，探究字体沿革，书势演变，这样的研究路子到清初可见端倪，而后越来越宽。

郭宗昌《金石史》（顺治九年，1652 年以后刊印），钱泳《履园丛话·书学》（作者卒于道光廿四年，1844 年）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同治七年，1868 年）、刘熙载《艺概·书概》（同治十二年，1873 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清末）等等著作，都是这方面获得的成果，颇有影响。

这些著述中论及许多碑志，尽管评价见仁见智，但由于学者的指点、赏析而使碑志的书法艺术得到发现和宣扬，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名碑，自然也成为欣赏者和收藏家追求的目标。

清代后期，碑帖搜集蔚然成风。我们注意到，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所举碑 288 种，《（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评碑记·评帖记》最早由日本读书会刊印发行）欧斋几乎全部收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搜集碑目”所推荐的汉、晋至隋 270 种碑志欧斋基本上也收入了。（《历代书法论文选》748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康氏是“尊魏卑唐”的，但欧斋的唐碑尤为丰富，精彩，其观念显然相左。由此，不难理解到欧斋鉴藏碑帖的学术来源和审美取向。他固然很重视汉魏南北朝碑志，同时对唐碑也充分肯定，精细研究。郭公庙碑、千福寺多宝塔碑、九成宫醴泉铭、慈恩寺圣教序、李靖碑、麓山寺碑后面的题跋都是例子。

在两次欧斋旧藏碑帖展览上，都有一幅翼龢先生的写真，水墨淡设色。画中间厅堂，屋门敞开，院里有树两株，石鼓凳和太湖石。先生立在树下，一只小鹤陪伴着他。我想，如果走进屋门，就可以一览他的书斋了：室庐靛深，度阁精好，玉轴锦裱，灿然溢目。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刊印了《欧斋石墨题跋》，藉广流传。不足之处是未能随跋附图。近来，朱传荣女士欲将此书配图再版，实可光先人而启后学。她要我写一些文字，我得益于欧斋主人，尽管难以承担，也不敢不从，于是记下多年学习中的管窥蠡测勉附新编之末，以志感激与敬仰。

二零零五年



目 录

出版说明	2
前言	4
启功序	12
谢国桢序	14
欧斋石墨题跋	16
卷一.秦——南北朝	16
卷二.隋唐（上）	154

樂天易
古肅



启功序

金石之学，乾嘉以来弥盛。石之存之佚，字之完损，察入毫厘，价腾金玉，此鉴藏家也，以翁覃溪为巨擘。博搜曲证，贯穿经史，论世知人，明如龟鉴，此考据家也，以钱竹汀为宗师。至于收集编订，广罗前人考证之说，以为学者检阅之助，此著录家也，以王兰泉为山斗。然二百年来，古石古拓，重见者日多。摄影印刷，流播日远，加之地不爱宝，珍奇屡出，昔人所论，有一得新证而益明者，亦有以得新证而全误者，此近贤著述之所以时时突过前修者也。

萧山朱翼庵先生，以相国世家，书画之余，酷爱金石，博学精鉴，有力收罗，于是一时之石墨善本，咸归插架。曾以重金获今所能见之最先拓本醴泉铭，因自号欧斋。此题跋、目录二册（系指原手抄本而言），皆先生平生精力所萃，而哲嗣景洛、清圃、季黄所整理誊录者也。仅按先生致力处，与覃溪为近。而详论书势，比较纸墨，衷怀朗澈，无覃溪专固之习。雅好欧书，而多聚群碑，兼赏众妙，更非覃溪之墨守宋翻化度寺者所得同日而语。至考史证碑，淹通博贯，则又兼竹汀、兰泉之学。读之如入宝山，诚有虚往实归之乐。再读所藏碑帖目录，益见众珍之全貌。昔人每病项子京、梁蕉林未留目录，今先生之藏碑帖，不减项氏、梁氏之藏书画。合观题跋目录，则近代石墨之藏，无或逾此完且美也。朱氏昆季排比抄录，将以

刊布，其光先人而启后学，岂浅渺哉。敬
记管窥，以谗世之读此篇者。

后学启功谨序



谢国桢序

萧山朱翼庵世丈以簪纓世家，早膺登仕。乃毅然高蹈屏却尘俗。筑室春明，退隐田园，殚心经史，以著述自遣。尤精于鉴别，收藏碑版、书画多罕见珍秘之本，桢已心向往之。当桢弱冠甫逾之岁，与文郎豫卿兄同馆于天津南开学校。未几，又同客于白下，早夕过从尤密。比余返春明，仍鞅掌于北京图书馆，掣治金石目录之学，承豫卿兄之引导，得以扪衣登堂，拜翼庵世丈于床下。或见景洛、清圃、季黄诸昆季，则兰茁其芽，英姿秀发，称奇佳子弟也。乃荷长者不弃，谬以可造相期。因得观其所藏汉张迁、乙瑛诸碑，展读者再，并赐以影印之本，并《明季稗乘》《庄氏史案》等书，至今尤藏篋中，以为编摩之资。自解放以来桢由津返京，从事于籀史之业，与景洛、清圃诸兄，旧雨重逢，相得尤欢。一日景洛出示其为先人所编欧斋石墨题跋，盖以其所藏北宋拓本醴泉铭题其斋者也。桢既受而读之，则见先生于碑版之学，考订精详，博而不芜，时有新解，足以发前人未发之覆，盖集尧圃秋庵鉴别之长，与竹汀授堂考辨之精者也。桢于汉魏石刻、砖瓦亦有所嗜，徒以学废业荒，囿于见闻，亦限于资力，往往砒砑以瓦砾，自诩为罕见之秘，亦见其不自量也。然纵稍有所获，亦由先生